

黄鸡白酒

HUANGJI BAIJIU
MAODUN WENXUEJIANG DEZHU CHIZIJIAN
ZUIXIN XIAOSHUOJI

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最新小说集

迟子建 著



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
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只是阅读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黄
白
鸡
酒

HUANGJI BAIJIU
MAODUN WENXUEJIANG DEZHU CHIZIJIAN
ZUIXIN XIAOSHUOJI

迟子建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鸡白酒：迟子建最新小说集 / 迟子建著. —长沙：
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3.1

ISBN 978-7-5404-5838-6

I. ①黄… II. ①迟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2585号

黄鸡白酒

——迟子建最新小说集

迟子建 著

出版人：刘清华

责任编辑：薛 健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址：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：8.5

字数：180,000

ISBN 978-7-5404-5838-6

精装定价：29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：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李子墨

目 录
Contents

黄鸡白酒 / 003

泥霞池 / 095

别雅山谷的父子 / 159

七十年代的四季歌 / 211

他们的指甲 / 243

黄鸡白酒

(中篇小说) 迟子建

第一章：红蓝线

哈尔滨这座城，能气死卖胭脂的吧。长冬一来，寒风就幻化成一团团粉扑，将姑娘们的脸颊涂红了。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，闻着霜的味道，就开始“猫冬”了。他们在暖洋洋的屋子里，一呆就是半年，黑脸的捂白了，白脸的捂得失了血色。那些日子过得好的老人，在家里看电视听收音机，喝清茶嗑瓜子，逗弄笼中的鸟，观赏鱼缸的鱼，摩挲着怀里跟他们一样懒洋洋的猫，偶尔摸摸扑克牌或是麻将，隔窗望飞雪，昏沉沉想往事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儿孙唠闲嗑；过得不如意的，粗茶淡饭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或是儿女的白眼，日暮黄昏中，叹青春不再，苦海无边。管他如意的还是不如意的，都像栽种在花盆的植物，活在巴掌大的天地中，因为底气不足，精神的少。所以冬天离世的老人和患老年痴呆症的，也就高于其他季节。

活过九十而能在冰雪中自如行走的，在哈尔滨，也就春婆婆吧。在玉门街一带人的心目中，她就像一座石头垒砌的老城堡，苍苍貌，铁骨身。

人们若问春婆婆的长寿秘笈是什么，她会撇着嘴说：“估摸着哪个小鬼淘气，把俺的名字，从阎王爷的生死簿子上勾掉了！”人家就说：“那你还不得活千年万年？”春婆婆摇摇头说：“俺要

是活在干干净净的月亮里，活个千年万年还中！活在这世上，乌烟瘴气的，够了！阎王爷再不叫，俺就自己去！”人们便起哄，问她怎么去？她要么说跳松花江喂鱼，要么说赶上下雪的日子，多喝几盅酒，夜深时躺在屋外，半宿儿也就冻硬了。总之，她是不想死在屋里的。说是人的魂儿柔软得跟烛苗似的，万一死在屋里，门窗紧闭，魂儿就不好升天了。

春婆婆爱睡懒觉，一天只吃两顿饭。头一顿在家，后一顿在“黄鸡白酒”小酒馆，那通常是午后四点钟了。她喜欢吃豆子喝烧酒，荤腥除了酸菜白肉，别的基本不碰。所以卖鱼的看见她就别过头去，而卖活鸡的郑二楞逢着她就嚷：“春婆婆，都像您老似的，我就得扎脖子喝西北风了！”

春婆婆吃豆子不挑剔，黄豆、芸豆、黑豆、豌豆、蚕豆，她都爱；吃法上也不拘一格，五香的，油炸的，清水煮的，都行。她爱吃豆子到什么地步呢，就连炒个青菜，也得加一勺豆豉。也许是吃豆子的缘故，她不缺钙，牙齿虽不像年轻时那么白了，但没有损兵折将的；她也不像别的老人弯腰躬背，走路不需拐杖。

玉门街算是哈尔滨最短的一条街吧，二三百米的样子，被两条长街夹峙着，一左一右是铁路局的老房子。这些米黄色的平房，是俄国人建的中东铁路管理局高级职员宿舍，有上百年历史了。那一座座砖木结构的小洋房，厚墙体，高举架，坡屋顶，庄重气派，高门狭窗均有妖娆的木纹装饰。由于设计合理，这房子住起来很舒适，“冬天冻不透，夏天晒不透”，简直就是宝葫芦。早期俄国人住的时候，家家都有花园庭院；解放后它们成了哈尔滨铁路局职工的住宅，花园就像晚霞一样，渐次消失了。因为独栋房子分几户住，空间就显得狭小了。很多住户私接了棚

厦，还在花园里接二连三地搭起煤棚，庭院被瓜分殆尽。而近些年，看上玉门街优越地理位置、前来租房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，再加上政府部门将这里划为动迁改造的范围，住户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和补偿，又见缝插针地违建了不少四四方方的水泥屋，那原本规矩的街区，就成了一头乱发。幸亏有了玉门街，等于在乱发中分出了一道笔直的头缝，不至于太看不上眼。而玉门街两侧顶天立地的老榆树，也很提气。这两道天赐的流苏，为这乱发平添了妖娆之气。

与玉门街相邻的街，有四五条，如公司街、海城街、联发街、花园街和木介街。不过春婆婆嫌这些街名死性，给它们起了另外的名字：烟火街、门窗街、水腰街、上朝街和银瓶街。别说，玉门街的人，时间久了，还喜欢上了春婆婆起的街名呢。比如买菜的和卖菜的因为几毛钱大打出手了，开杂货铺的王老闷见了，怕他们打出人命，抓起电话报110。接警的问出事地点在哪，王老闷说：“烟火街！”人家又问：“烟火街在哪儿？”王老闷居然火了，训斥对方连烟火街都不知道，不配做哈尔滨的警察！

烟火街比起玉门街，要长得多了。有多长呢？你若想想周遭几千户人家的小日子，是靠它撑腰的，就知道有多长了。这条街上，固定的店铺，有酒馆、面馆、水煎包店、烧烤店、洗衣店、美发厅和旅社，此外还有卖粮油杂货的、卖烧饼切面的、卖蔬菜水果的、卖鸡鸭肉蛋的、卖外贸服饰的；而一早一晚流动的摊贩，数不胜数了。卖粥卖凉糕的、卖金鱼盆花的、卖冰糖葫芦和酸菜血肠的、卖包子饺子的、卖帽子鞋垫的、卖杯盘碗盏的、卖猫卖狗的、卖旧书头饰的，甚至卖假古玩和盗版光碟的，都可看到。你若活腻烦了，走在烟火街上，也是厌世不起来的。那扑面

而来的生活气息，宛如一缕缕拂动的银丝，织就了一张无形的大网，从头到脚地罩着你啦。

玉门街平素很少有车辆经过。走得多的，是蹦蹦车和三轮车——这里的小商贩多嘛。到了夏天，人们会发现，这条小街的蚂蚁和毛毛虫格外多。它们要把这街装点成花园似的，黑黑白白、黄黄绿绿地四散开来，舒展着柔软的腰肢，恣意爬行，花朵般绽放。春婆婆说，虫子们也不傻，一看去别的街的小伙伴儿，有去无回，估摸着不是被汽车轮子碾死，就是被行人给踩死了，因而乐意呆在玉门街。这里车少人稀不说，那些榆树还能做秋千，让它们荡着玩。所以你打玉门街经过，调皮的毛毛虫有时会充当黑客，冷不防从树上落下，拂过你脑门，吓你一跳。

春婆婆住在玉门街东侧一座三层的红砖楼里，靠近水塔。这一带的房屋，多是洋房和私搭乱建的棚屋，所以这座不起眼的楼，在这里却显眼了。楼是五十年代建造的，最初只有上下水和暖气管线。由于设施陈旧，几十年来被城市建设的洪流裹挟着，几经改造。程控电话、有线电视、网线纷纷入户；煤气罐被管道煤气取代了，而分户供暖的改造，也在争吵声中完成了。由于老楼数次被洞穿，它就像一个历经几场大手术的人似的，饱受重创，伤痕累累。厨房与厨房之间气味相窜，东家炒尖椒，能呛出一壁之隔的西家女人的眼泪；楼上的夫妻在床上扑腾出的“小夜曲”，楼下的住户也听得真切。蟑螂和老鼠顺着洞隙，挨家乱窜，邻里间因着这恼人的气味、声音或是害虫，多有口角。而老楼电路和自来水管线的老化，也使这里火灾频发，自来水管不止一次爆裂。

玉门街的居民冬季取暖，大都还是老法子，自己生炉子。小

洋房的地下室，多半设有小锅炉。私建的棚厦，也都垒砌了火墙，盘了炉子。由于烧煤，冬天这里乌烟瘴气，好像从来没有晴天的时候。而一旦刮起狂风，玉门街就成了地狱了。黑烟和煤尘恶鬼似的，猖狂地往人的鼻孔和眼睛里钻。住在这儿的人，冬季从户外回来，鼻孔通常是黑黢黢的。

但春婆婆住的楼不一样，由于有暖气设施，离烟火街的供热站又近，这座楼的住户，能享受到集中供暖不说，室温也比供暖末端区域的房屋，要高出许多。热易生燥，楼里的人家，冬季常常开窗透气。三九天里，那些住在平房烧不暖屋子的人，一看到热气像一群肥美的绵羊似的，被红砖楼的住户赶出家门了，就像看到了无德的富人，将香肠和面包当着乞丐的面，喂给狗一样，恨得牙根直痒。所以红砖楼的人若是因室内外温差过大而患了感冒，走在玉门街上一声不迭一声地咳嗽，那些自行取暖的住户见了，都在心里骂：“让你烧包呀——”

红砖楼三个门洞，由于格局不一，每个门洞的户数也不同。春婆婆住的二门洞，共有六户人家。她的楼上是在烟火街开杂货铺的王老闷，楼下住着退休教师赵孟儒。对门的住户则不确定了，因为那户人家的男主人患有气喘，一到十月，就携老伴去广东的亲戚家过冬。房子干闲半年可惜了，他们就到房屋中介所登记，将其出租。房客是蝴蝶，每年飞来的都不一样。他们中有从外县来哈尔滨做生意的汉子，也有陪读的妇人。对面的那扇门，在春婆婆眼里就是舞台的幕布。大幕每年初冬拉开，直到玉门街的榆树发新芽了，这出戏才落幕。

哈尔滨实施分户供暖工程的改造，到了玉门街已是尾声了。政府规定，如果不获得所在楼的半数以上的居民通过，是不能强

行改造的。经年累月住在这儿的人，并不乐意分户，那等于给家里来一次小装修，劳神费力；可是冬季去别处的人，却渴望着改造，这样可以申报停热，只缴纳百分之二十的热能损耗补偿费，省下一笔钱。如果不分户，一座楼开栓供热，管你需不需要，暖气会像隐形天使一样，张着温暖的翅膀，顺着上下贯通的管线，来到每一户人家。如果说楼体是面包胚子的话，那么持续的供暖就是对它进行均匀的烘焙，生生将挺立在寒风中的一座座楼，烤成一块块热乎乎的大面包啦。

红砖楼的住户，在分户供暖问题上，分成了两派，最终二十五户居民签字表决时，十二户同意，十二户反对。剩下一户没签字的，就是春婆婆。如此，她也就成了两派争夺的对象。春婆婆不识字，两派都来人找她，送她卤煮的蚕豆或是炒得浓香酥脆的黄豆，要代她签字。最终她是怎么站在同意一方的呢？

一个夏日的午后，春婆婆惯常地来黄鸡白酒小馆吃酒时，三门洞的刘蓝袍找来了。

刘蓝袍本名刘银珠，四十出头。她男人是铁路局货栈的搬运工，九年前突发脑溢血去世，撇下她和一个年幼的孩子。刘银珠虽然改嫁了，但仍念着前夫，终年穿着那男人穿过的蓝袍子，一脸哀怨的，人们就唤她刘蓝袍。刘银珠瘦弱，她死去的男人肥胖，那件蓝袍子在她身上，一副冤鬼的模样，软塌塌的，挺不起来。刘蓝袍家住一层，连着地下室。她的后夫许前，瘦骨伶仃的，在烟火街摆菜摊，患有风湿性心脏病。刘蓝袍嫁他，看中的是他的忠厚，虽说他比她小五岁。还有，刘蓝袍跟他好，也有点和命运赌气的意思。她的前夫，谁见了不夸他壮实？他平素都很少感冒。可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，说没就没了。俗话不是说

吗，病病歪歪活到老，她想许前这种灯芯草似的男人，也许能陪她到风烛残年。就这么的，刘蓝袍一咬牙招许前上门了。卖菜虽不用出苦力，但毕竟风里来雨里去的，刘蓝袍不想让许前吃这份辛苦，利用自家位置的优势，将两间房屋改造成小浴池，夫妻俩开起浴池。因为这一带拥有浴室的人家，少而又少。人们洗澡，还得去公共浴池。浴池开张后，生意还不错。他们在地下室安装了两台小锅炉，一台供热，一台上水。许前负责买煤，烧锅炉，刘蓝袍负责浴池的清扫，客人需要搓澡、拔火罐或是刮痧，也由她做。她备了三四十个大大小小的火罐，玉质和牛角的刮痧板各一块。春婆婆每回去那儿洗澡，都是刘蓝袍服侍着。怕春婆婆年岁大了站不稳，又怕她累着，刘蓝袍特意为她买了防滑胶垫和硬木板凳，让她坐着洗。刘蓝袍不收春婆婆的钱，说她这岁数的人去洗澡，浴池跟着沾了仙气，等于接福了。所以每年春节，春婆婆都会包上一个红包，一百两百的，给小巴夺做压岁钱，变相将钱还上。小巴夺是刘蓝袍和前夫的孩子，这小子虎头虎脑的，大嗓门，暴脾气，春婆婆说他的冲劲很像哈尔滨早年的老巴夺香烟，便叫他小巴夺。

刘蓝袍直肠子，见着春婆婆就诉苦，说是煤涨价了，水和电也涨价了，以前一张澡票四块钱还能盈利，现在一张五元，也没什么赚头了。再涨一块吧，又怕没人来洗了。最可气的是那些中年妇女，进了澡堂子，一洗就是两个钟头，恨不能把皮搓烂了才出来。她们来洗澡，费水费煤费电，不赚反赔。这样呢，她不得不打分户供暖的主意了。因为她家有小锅炉，浴池完全可以自主供热，供热公司每年送的热，白白浪费了。如果供暖分户了，她就可以顺理成章停热，省下一笔钱。刘蓝袍说完，递上一张字体

缭乱的纸，又拿出一盒红色印泥，点着唯一的空格，说春婆婆要是不反对，就帮她填上“同意”二字，然后请她按个手印。

若是别人来劝说，春婆婆会置之不理，她已经到了可以不理睬万事万物的岁数。可刘蓝袍求她，她不忍拒绝。看看这女人那张皱纹累累的脸吧，看看她身上那件已被磨出洞来的蓝袍子吧。春婆婆对刘蓝袍说，我看着你长大，没见你喝过酒。你要是能陪我喝上几盅，我就给你按手印。刘蓝袍连忙掏出笔，在空格写上“同意”二字，然后画了一颗五角星，说万一自己陪醉了，春婆婆就在五角星里按手印。

刘蓝袍没喝过酒，但她前夫爱喝。酒一入口，她想起他来，无限伤感，于是借口烧酒呛着她了，狠命咳嗽着，让眼泪有个名正言顺流出的理由。春婆婆看穿她的心思了，又给她倒了一盅。刘蓝袍一口干掉，擦了擦眼泪，哆嗦着嘴，说：“赶上喝辣椒水了。”春婆婆怕她喝醉，连忙打开印泥盒，伸出食指，轻轻一蘸，按在那颗五角星上。在满纸的黑字蓝字中，它就像一只飞舞的红蜻蜓，明媚极了。

春婆婆放飞的这只红蜻蜓，使分户供暖改造得以进行。施工人员是郊县的农民，他们由供暖公司招募，只经过简单的培训，技术并不熟练，埋管线的沟槽刨得不匀称，凿墙时将洞开得过大。施工现场飞沙走石，一片混乱。大多的住户，想趁此多加几组暖气片，虽说规则不允许，但只要住户塞给施工人员三百两百的好处费，饭口时能好吃好喝款待他们，你就是给墙穿上一圈暖气裙子，也没人管。那段时间，海城装饰材料市场的暖气片销量一路飙升。

春婆婆家的暖气改造，由于不加暖气片，一个上午就结束

了。刘蓝袍帮着她，一个下午的工夫，就把屋子打扫干净了。各屋的地面，由于管线的进入，不同程度破损。那些比甘蔗粗不了多少的白管子，像绷带一样七缠八绕着，感觉屋子成了要上法场的死囚，被五花大绑着。

红砖楼的分户供暖施工，一周内完成了。改造一结束，春婆婆就后悔了。因为红砖楼东侧外墙上那颗好看的铁路局徽标，生生被钻孔给震碎了。在春婆婆眼里，那个徽标就是一枚印章。能住在打了印章的房子里，她曾引以为豪；还有，楼道被两根碗口粗的红蓝管子给穿透了，那根红色的管子还像树一样分出两个杈，就像举着把巨大的耙齿，要给谁一耙似的。家家放在墙角的酸菜缸，只好顺势前移，空间变得狭小，上下楼的人经过这儿，不得不仄着身子。更让春婆婆伤心的是，那只被唤为“花花”的流浪猫，以往会在黄昏时，顺着楼梯爬到春婆婆家门口，吃留给它的食儿。可是红蓝管线出现后，花花不来了，春婆婆想它怕是被那管子给吓跑了。她多次寻猫，老榆树下，垃圾箱旁，饭馆门前，花花以前爱去的地方她都去了，却连个影子都没瞧见。

春婆婆把怨气，都撒到楼道的红蓝管线上啦！她发现管子摸上去有点软，像是包了一层泡沫，便从针线匣里翻出锥子，纳鞋底似的扎着管子，嘟囔着：“我让你吓跑花花，扎死你个坏东西！”锥尖穿透泡沫，杵着金属管，一次次被碰回头来，春婆婆就收了锥子，拿出锤子，敲了它几下。锥子锤子使过，她认为已经对管线做了惩罚，原谅它了。

吃豆子喝烧酒，时不时干点小坏事，春婆婆这些嗜好，玉门街一带的老住户都晓得。她说了，人生有意思的时候少，得给自己找乐子，所以从年轻的时候起，她就是个促狭鬼。

春婆婆十七岁成亲的那天，由于迎亲的马队在路上遇到了暴风雪，未能如期赶到，而典礼不能推迟，娘家人只好将闺房做洞房，临时抓了只大公鸡，替代新郎和她拜天地。若是别的新娘遇见这事，会哭丧着脸，可春婆婆不。她抱着大公鸡咯咯乐，因为它的屁股对着她的胸，一撅一撅的。她想新郎官一直想摸却没敢摸的地方，竟让大公鸡给摸了，为他叫屈。典礼结束，春婆婆对主婚人说，大公鸡晚上不能跟她住，它一打鸣，她就得跟着早起，而她起大早梳妆累着了，想睡个懒觉。在场的人，没有不笑的。人们都羡慕那个被阻隔在风雪中的新郎，想着跟这样的姑娘过日子，冷日子会是暖的，苦日子也是甜的。也就是从这天起，春婆婆几乎不碰鸡肉了，感觉吃鸡，就是吃她男人。

春婆婆是小姑娘的时候，哈尔滨满大街的俄国人，他们夏天喜欢躺在松花江的沙滩上晒太阳。她知道他们爱花，稍有空闲，就在草甸子采了各色野花，配上柳枝，一把把捆上，插在盛着凉水的铁桶里去卖花。每卖一束，她都要悄悄打开铁桶旁的一个小铁皮罐，摸一条捉来的毛毛虫，悄悄投到花束里。往往是拿着花的人刚走开，突然间“啊——啊——”大叫起来，将鲜花丢到地上。春婆婆这么干，无非是因为听不懂叽里咕噜的洋话，心生气闷。而洋人“啊——啊——”的惊叫声，她却听得懂。

春婆婆做这些小坏事时，心底是愉悦的。在生活中，她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葬礼的气氛。她参加的葬礼，都因她的捣鬼，冲淡了死亡带给人的阴影。比如一个老太死了，春婆婆掖在怀里一朵红色绒球花，在遗体告别时，将绒球花抽出，别在老太花白的鬓角上。说是人一死就回到青年时代了，若是不戴朵花，上路后不吸引男人，那就吃亏了。她的论调把死者的子孙都